

战救“轻骑兵”

■孙兴维 林美娜 刘永瑜

所在大山深处悄然展开,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命令又至:迅速撤收,2小时后赶到B地域……

转场途中,热腾腾的饭菜刚到嘴边,又接到转场命令,兵贵神速,迅疾如风。大家连忙收起饭盒,手脚麻利地撤收、装载,十余顶迷彩帐篷魔术般“消失”了。拔营起寨,按班组快速登车,匆匆赶路。车队朝着新目的地疾驰而去,车灯在个别地段才会开启,最大限度将车队的踪迹遁入山中。

二

由于卫勤训练专业性强、门类多,效果如何,有时候很难评判,极易陷入自评自赞的怪圈。他们的办法是引进“卫勤蓝军”,在演训场上与野战医疗队进行面对面的“较量”。

早晨天刚蒙蒙亮,硝烟弥漫中,野战医疗方舱接连展开,卫勤队员分工协作、穿梭忙碌,一座野战医院迅速开设完毕。第一批100名伤员集中涌入野战方舱医院,这阵势,简直快把各方舱、帐篷挤“爆”了。伤员中有炮弹弹片伤、汽油弹烧伤、弹贯穿伤、高处坠落伤、失血性休克、毒蛇咬伤、食用野蘑菇中毒……伤情复杂,并且多数为多发伤、复合伤等棘手问题,救治过程处处是“关口”。甚至有的“卫勤蓝军”还扮成伤员,现场出难题,密切观察救治情况。

在现场,有的伤员呻吟、喊叫,伤情分区忙成一团。年轻护士小周带着设备,闻声直奔喊得最响的伤员而去。没承想,组长李冉冉一把将她拽了回来:“能叫喊的,往往是中轻度伤员,躺担架上不动不叫的大多是危重的。”小周恍然大悟,心悦诚服地按组长交代的方法分检伤情。

现场一片忙碌,大家按伤情的轻、重、缓、急,两人一组实施伤情快速分检,接连带伤员分送到各个救治班组、单元,开展抢救和治疗。

清洗消毒、包扎固定、降温补水、手术治疗……伤员越来越多,检伤分类、抗休克、X光检查、彩超检查、血液检查、野战手术各个环节都在满负荷运转,有的班组医务人员人手告急,其他班组的“全科医生”第一时间补上。

“要求派一名护士现场演示——微光条件下的静脉穿刺。”蓝军提出了要求:“我来!”护士黄恋自告奋勇,在漆黑的帐篷里,她的纤手如灵敏的“雷达”,反复“搜索”伤员的静脉。突然,一只手电投来微弱的光束,只见她手起针落。快、准、稳地将针头扎入伤员的静脉。

“一次送来30名需要手术的重伤员,你们该如何应对?”蓝军又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战时批量伤员多,战士伤情复杂,如果对一些重伤员挨个实施精细手术,就会造成伤员的“积压”。野战医疗队迅速采取“损伤控制性手术”模式,即对重伤员的出血部位进行封堵,对各重要器官进行保护、对断裂部位进行包扎固定后,9名伤情危重的伤员分别乘直升机和救护车,通过空中和陆地两种渠道快

速后送,医疗队员全程伴随。

与“卫勤蓝军”对抗演训,看似是自找苦吃,甚至是自找难堪,可卫勤队员们却说,“不怕问题被暴露,就怕问题被忽视,打一仗,进一步,走上战场才不会栽跟头。”

三

前几年,医院围绕实战化救治需要,将急救、普外、骨科、颅脑、心胸等科室力量进行整合,成立“野战外科教研室”,跨专业遴选多名专家领衔,专门负责战时卫勤保障研究、骨干教学和战救课题攻关,被大家称为“打仗科室”。

作为这个科室的首席卫勤专家,郁毅刚一直在思考,新质卫勤保障力该如何提升,该从哪个方向突破?他与战友们紧盯战救新理念、新做法,反复琢磨。终于,医院上下达成共识——零距离对接保障一线,探索组建精干、高效、合成的“前沿外科手术复苏集群”,靠前配置多支“前沿复苏手术分队”,缩短战时救治链路,赢得主动。

医院创新打造“前沿外科手术复苏集群”,包括多支“前沿复苏手术分队”,不再坐等伤员后送,而是主动“前出”。既可伴随营连攻防,紧贴前沿阵地快速保障;也可以在后方医院听令支援,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在海上,无风三尺浪,平常站在甲板上,都容易眩晕,在摇摆的情况下,进行抢救或手术更是难上加难。分队以单舰及小规模海战为背景,队员们在风浪的摇摆中进行批量伤员急救、气管插管、心肺复苏、损伤控制性手术等多个项目的训练。

在空中,分队配备轻型山地车、器械、药品、食品依托直升机运载,可以在一小时内,将人员、装备送达300公里的辐射范围,可独立、快捷、高效地执行战场急救任务。在陆上,队员们配备轻型轮式车辆和器械装备,分别与某陆航旅、某合成旅开展对接演练,战斗打到哪里,生命救护就全天候跟进到哪里。

战时的一线救治,战况复杂,形势凶险,对卫勤人员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加入“前沿外科手术复苏集群”的门槛也相应提高。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精通一线伤员的脏器损伤手术控制、包扎止血、分类后送等医务技能,还要具备射击、军事识图、野外生存等军事素质,以及抗眩晕颠簸、快速机动转场的强健体魄。

任务面前,舍我其谁?重症医学科主任窦燕、骨科硕士石玲玲等女医生们立下军令状:每天一个3公里,天天坚持;每周一次军事课,雷打不动;每月一次小考核,以考促练;每季对接部队演练,全程锤炼。为了练就直升机、步战车、舰船等颠簸状态下的救治技能,她们在多功能“旱船”上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不但不适应颠簸摇摆,同时还要进行手术操作。她们还每年到作战部队轮训,携带手术器械直抵演练场,伴随部队机动保障,随时开展手术治疗,在火热的训练场上加钢淬火……

我。我挨近长城一侧,右手抓着铁扶手,女儿则拉着我的左手。我借着力,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本来已是脚力不胜,加上全副武装的抗寒衣物更加重了身体负荷,我攀得很吃力,气喘吁吁。但很奇怪,我感到心底里生出了一种力量,把我沉重的脚托起,再艰难也不愿中途放弃。我埋头一步一步一级级攀登,攀到平缓处,便立定歇息一阵,看看远处的岭上风光。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得女儿兴奋地对我叫了一声——好汉坡到了!我一听,赶紧立定,抬头张望,原来,我已是站在了一道斜坡上,坡路不长,十多米左右,但倾斜度很大,坡顶上有座烽火台,雄踞于长城的高五点。

我顾不上喘息呼吸,站在好汉坡上东张西望。眼前这座烽火台,我在很多书上、画报上看到过,见到实体,还是很激动。

我站在好汉坡上,仔细看脚下一级一级的台阶,全是一块一块大小相似的石头所砌,心里思忖,这些沉重的石块,古人如何从岭下运上来?又怎么垒砌得如此整齐坚固,经历千年风雨而不塌垮呢?只能惊叹劳动人民的伟大。

我这几个八旬老汉站在好汉坡上,凛冽的北风从岭外吹来,拍打在身上,我并不躲闪,也不畏缩,让风来助兴。抚摸着长城的砖石,我感觉到一股看不见的英雄之气正在心底升腾。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致敬!呼啸的山河

■峭 岩

我历数你打荒在
历史长河中的金色路标
欣喜若狂地
端详你的七彩身躯
陶醉于你金戈铁马的浩荡之势
接纳了你雷霆般的精神

现代化装备方阵
是高山,呼啸而来
是大河,滚滚而来
履带碾过的是从未消失的
枪垒与炮弹嘣吐的火焰
悲壮的河流和喋血的土地

那林立接天的钢枪
和昂首苍穹的导弹发射塔
正映照着井冈山青松
挽着古田、遵义的手臂
不再疲惫的隊伍
以刚强健壮的肤色
述说征战雪山草地的悲壮
边陲哨卡的鸟啼
叱咤风云的战鹰 蹈海蹈浪的战舰
高科技前沿缔造凯旋的神奇

东方劲旅啊
是什么养分滋补了你的昨天
是什么力量指引你
跨过了人间那段奇迹
在一个早晨
我看到了一面猎猎旗帜
那锤头与镰刀交织的圆心
凝聚了你的灵魂
自从它从南湖红船上升起
你最早读懂了它的内涵
风雨狂作的黑夜
你高举它的理想之炬
向北 向南 向东 向西
初心规范了你的行为
从此,由始到终,坚守不移

红色的血液滋养的你啊
任时代变换过多少面容
你都不曾偏离半步
历史翻过的每一页
都有你光荣的献身与无畏
都有你前赴后继的身影
未擦干的血迹

你的怀里
有一群赴汤蹈火的持枪人
他们是母亲的好儿女
无数次抗争与喋血
倒下,站起来
新时代如朝阳升起
你以极度的昂扬 投入时代洪流
投入一片崭新的精神高地

我的目光投向特殊的演兵场
没有一兵一卒的方寸荧屏啊
可驱千军万马 小小按钮
能引导弹飞越云霄海域
我向一个个在位的士兵致敬
我还要动员我的不老青春
站进强军的强大行列里
重整军装,扎紧绑腿
做一次最后的冲刺
聆听你的号角 跑起在新的征途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那时,人在西藏。已经过了想家哭鼻子那个阶段了。

我刚从基层连队调入专业创作室,便接到一项光荣的任务。那阵子,千里之外的故乡刚好是忙收割麦子的季节,电视新闻里连续几天都在宣传西藏岗巴模范营的事迹。岗巴,藏语意为“雪山附近的小山村”,平均海拔4783米,被称为“生命禁区”。母亲一边忙碌,一边看电视,然后打电话找我,仿佛在电话那头的母亲预感到我要去岗巴,于是便对我滔滔不绝地讲那个地方多么危险、条件多么恶劣。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望着天花板倒吸了一口气,很快便镇定自若地问母亲是否听过那首《家乡》?很好听,很流行。岗巴就坐落在歌曲中的美丽家乡。母亲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最后她说她不懂什么流行歌曲。我找出那盘歌曲的磁带,通过电话让她听到了歌唱雪域高原的美妙之音: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说牛羊满山坡……我告诉母亲,第二天我就要去采访岗巴营的官兵,他们的故事多得数也数不清。要知道,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受领到的光荣任务哟,说不定还能上电视呢。

母亲听了,既高兴又舒心地哼着歌曲,放心地挂断了电话。数月之后,姐姐无意中在我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里翻到了我描写岗巴的文章,她指着那些雪花落在睫毛上的哨兵照片,对母亲说:“妈,你快看,这就是弟弟上次在电话里对你讲的岗巴。你看吧,那里的军人在夏天里就连一片绿叶也看不到。”

母亲愣在那儿,流下了心疼的眼泪。

在西藏从军的16年时光里,因为工作需要,我走过西藏的很多地方。许多时候,走到没有路时,就摸着石头过河,我知道,走过去,前面一定会有雪峰,雪峰的下面有金色的青稞地,里面扑闪着风霜和阳光。在自己认定的文学路上,我从没有停止跋涉。我常常坐在灯下,捧读一册山河、或一页安静的时光,文字驱散了多少喧嚣与不安啊。我告诫自己:只要你对军营、军人、军旅生活的那份感情真诚、真挚,你的文字就不会欺骗读者挑剔的目光。

而我,却在第一次担纲重要任务、独自上路之前,欺骗了我的母亲。作为军人,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我不想原谅自己,但世界原谅了我。这个随口而出的谎言在我的生命中来得随意而突兀,且具备了音乐的质感与文学的神情,至少它安抚了麦田里的母亲的焦虑,站起来了,新时代如朝阳升起,你以极度的昂扬,投入时代洪流,投入一片崭新的精神高地。

清晨,窗外随风飞舞的雪花,勾起了我对一个男人和男孩的回忆。

1996年,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我第一次从西藏的基层连队来到成都的一家杂志社学习,环境特别陌生。刚放下行李,收拾好铺位,编辑部的人对我一番交代,便给了我一辆自行车,让我上街买些办公用品。我顶着小小的雪花,谨慎地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冷冷的街,也许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有点儿过于兴奋,停停走走,这看那看的,不知不觉就走了很远。当买好日

二

天空缓慢放晴了,雪花天使渐渐回到了天空。弥漫在成都上空的雪花,送我一生慰藉。多年不见的雪中人,假设我们能在雪中重逢,能不能相对应答?坐下来喝一口浓郁微湿的红茶,谈一谈多年前那一场远比今天更狂的雪。

沉入生命的慰藉

■凌仕江

用品转身往回走时,路上早已铺满厚厚的积雪。纵横交错马路,挤满了停滞不前的车辆,回去的路早已没有了方向,抬头已见华灯初上。

路上行人也越来越稀少,我焦急地跑到电话亭给编辑部打电话,可无人接。该想到的办法,我都想尽了。雪越下越大,风不时地将雪吹进脖子里,就在我蹲下身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踩三轮的中年男子停在我身旁。我问他讲了我要找的地方,他让我上车避避,等雪停了,他送我。都快晚上10点了,雪仍在不停地飘,只是没有几个小时以前那么猛烈。那个男人载着我艰难走过了几条街,拐到一个商店时,突然停了下来:“有人在叫我呢!”我拉开结了冰碴子的帘子,诧异地望着他:“不会吧,我怎么没听到呀?”他把三轮停稳后,我上面跳下来,透过纷纷扬扬的雪花,果然看到一个男孩气喘吁吁地冲了过来。“解放军叔叔,你的自行车,给你。”他把车扔在原地的自行车送来了。“你等等……”我惊讶地望着匆匆离去的男孩,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已经淹没在夜幕中。我倚靠着那辆自行车,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男子,冰凉的雪花落得他满身都是。他说:“前面就是你要去学习的单位了……”

此刻,我凝视着窗外,那些落在朵朵蜡梅上的雪,无法融化我的念想,从前的冬天和雪中的人,在我眼前时隐时现。如今他们在何方?那些灰旧的小街早已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大道,那个一次又一次翻新改造的广场已成为地铁的中转站,那么多曾经的田野变成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楼群,倘若有一天能在成都的某条古街上发现他们该有多好。他们一定不记得我了,但我却一直记着他们,记着这样一件只想想起就让人内心倍感温暖的事儿。那个推着自行车朝我匆匆撵来的男孩应该该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了吧?男人的三轮车早已解甲归田,可能老人家正开着小轿车行驶在去郊外旅行的路上……

天空缓慢放晴了,雪花天使渐渐回到了天空。弥漫在成都上空的雪花,送我一生慰藉。多年不见的雪中人,假设我们能在雪中重逢,能不能相对应答?坐下来喝一口浓郁微湿的红茶,谈一谈多年前那一场远比今天更狂的雪。

新时代之歌

开训即开战。

晨曦中的某山区薄雾缭绕,山川和丛林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一顶顶迷彩帐篷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就连鲜红耀眼的“红十字”也显得有几分朦胧。

突然,一道指令紧急传来:“阵地前沿多名战士负伤,速来救治!”

这片帐篷区,就是联勤保障部队第909医院在野外开设的“战地医院”。一声指令瞬间将战地医院“唤醒”。各救治班组迅即“动”了起来,卫勤人员穿梭奔跑,迅速扑向药品,打开设备、连通仪器、备好器械和药品……连林中的鸟儿也感觉到了紧张气息,扑扑棱棱地展翅飞向远方的天际。

一

前方的红蓝对抗演习已经打响,战友们的“伤情”就是命令,容不得半点犹豫和耽搁。

只见8名卫勤队员戴着头盔,背着军医背包,抬着担架,紧急前出。他们一会儿低姿匍匐前进,一会儿弯腰跃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动作,越土丘、过溪流、跨壕沟,辗转抵达伤员所处位置,迅速完成伤情判断、现场紧急包扎、电击除颤等急救处理后,用担架将“伤员”转运到机舱,连接输血供氧通道,打开监护设备……卫勤队员搭乘直升机快速后送伤员。

迎着身边众多参训官兵赞许和信任的目光,医疗队员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多年前的一次卫勤考核“失利”,被他们记入了“院史”。野战医疗队一直是医院引以为豪的“亮点”,为什么在紧急拉动中掉了“链子”,如果真的是打仗,这样的责任谁负得起?这次的“走麦城”,让医院上下深受震动。一个个问题在复盘浮出水面:“重技术、轻战术”“重技术、轻单兵、轻体系”……

为了能在未来战场交出合格答卷,痛定思痛,全院上下横下一条心,野战医疗队有针对性地加大野战训练的强度和难度,突出“战味”,反复锤炼。他们有意地选择酷暑严寒的恶劣天候,尤其是阴雨连绵的季节,把野战医疗队拉到复杂生疏地带,进行野外生存能力和救护能力的演练。“战情”随机设置,进行包括野战医疗所的展开与撤收、伤员的救治与后送、人员配备与轮换、装备的伪装与抢修等课目的训练。

那是一个夏季的夜晚,结束一天的训练,疲惫不堪的医疗队员们在帐篷里睡得正香,“战报”突至:“命你部紧急转场,目标A地域!”

“人员集结,快速行动!”快速撤收、装车、登车、开动,向A地域紧急机动。两小时急行军,按时到达目标地域,按照要求展开手术车、X线检查车、开展装备伪装……40分钟后一座野战医疗

登上“好汉坡”

■黄璋尊

心里一直有个愿望:登八达岭长城。以前虽然曾几次来北京,但都因为任务在身,来去匆匆,也就没能实现。如今年老赋闲,又恐脚力不陪,心里总是犹豫纠结。“爸,去吧!我陪你,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在女儿几番鼓励下,终于,2019年的冬天,我和老伴在女儿的陪伴下,飞到了北京。

其时是12月,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叫了一辆车直奔长城。我的心里激动之余,更多的是忐忑。直到听见司机师傅说:“快到了,过了关不远就可见八达岭长城。”我才突然兴奋起来,坐直身子。朝车窗外望去,迎面而来的“关”,就是居庸关,嵌在群山间,雄伟巍峨。出了居庸关,便是茫茫连绵的山岭,没多久,车转了个弯儿,停了下来,八达岭景区到了。啊!这就是我的愿望所在。抬头仰望,八达岭陡峭峭峭,像由一堆堆石头疙瘩垒砌而成,几乎没有平坡可以立足。八达岭之峻峭,使我这八旬老汉不由得心潮澎湃起来。

天气虽然寒冷,但景区内游客并不



长征

第五〇八二期

边关乐章(中国画)

崔爱国作

